

最爱读国学书系

· 精选 · 注音 · 畅读 ·

今古奇观

〔明〕抱瓮老人·辑

洪仁月丽聪灵·选编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苏小妹三难新郎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中国书店

电纸两用版

支持多种平台、终端

免费提供本书电子版在线阅读、下载服务

不同装备 阅读随心

导读

《今古奇观》是明末姑苏抱瓮老人从“三言”、“二拍”中精选而成的一部拟话本小说选集，共40篇，选入“三言”作品29篇，“二拍”作品11篇。所选作品皆为明代人的拟话本，而且编选者艺术眼光较高，入选标准较严，因此“三言”、“二拍”中的优秀作品大多被选入，名篇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等代表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最高成就的作品，都被揽入此编。编者对所选作品的文字作了适当增删润饰，个别作品改动还较大，因此语言更为简洁精练。在清代，“三言”、“二拍”曾一度失传，读者颇不易得，其作品全赖此书得以传播。《今古奇观》既是“三言”“二拍”的一个精选本，也是一部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的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选集。

本编限于篇幅，对《今古奇观》再加精选，汰除思想性和艺术性相对较次的18篇，保留最优秀的22篇，堪称精品中的精品，名篇中的名篇，是阅读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不二之选。



责任编辑：奉学勤

封面设计：时光工坊

最爱读国学书系

· 精选 · 注音 · 畅读 ·

电纸两用版

今古奇观

〔明〕抱瓮老人·辑
洪仁月丽聪灵·选编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沈小霞相舍出师表／苏小妹三难新郎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明
藏書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今古奇观 / (明) 抱瓮老人辑; 洪仁, 月丽, 聪灵选编.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2. 12

(最爱读国学书系·电纸两用版)

ISBN 978-7-5411-3607-8

I. ①今… II. ①抱… ②洪… ③月… ④聪… III. ①话本
小说—小说集—中国—明代 IV. ①I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6619 号

JINGU QIGUAN

今古奇观

(明) 抱瓮老人 辑

洪仁 月丽 聪灵 选编

责任编辑 奉学勤
责任校对 张庆宁
责任印制 唐 茵等
封面设计 时光工坊
版式设计 张 妮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联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330 千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607-8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导 语

《今古奇观》是明末姑苏抱瓮老人从“三言”、“二拍”中精选而成的一部拟话本小说选集，选入“三言”作品 29 篇，“二拍”作品 11 篇，共 40 篇。所选作品皆为明代人的拟话本，而且编选者艺术眼光较高，入选标准较严，因此“三言”、“二拍”中的优秀作品大多被选入，名篇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等代表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最高成就的作品，都被揽入此集。编者对所选作品的文字作了适当增删润饰，个别作品改动还较大，因此语言更为简洁精练。在清代，“三言”、“二拍”曾一度失传，读者颇不易得，其作品全赖此书得以传播。要之，《今古奇观》既是“三言”、“二拍”的一个精选本，也是一部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的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选集。

本集限于篇幅，对《今古奇观》再加精选，汰除思想性和艺术性较次的 18 篇，保留最优秀的 22 篇，堪称精品中的精品，名篇中的名篇，是阅读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不二之选。



目 录

滕大尹鬼断家私	(〇〇一)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〇一四)
卖油郎独占花魁	(〇二五)
灌园叟晚逢仙女	(〇五一)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〇六五)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〇七九)
宋金郎团圆破毡笠	(〇九九)
卢太学诗酒傲公侯	(一一二)
李汧公穷邸遇侠客	(一三〇)
苏小妹三难新郎	(一四九)
钝秀才一朝交泰	(一五八)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一六六)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一八八)
蔡小姐忍辱报仇	(二〇三)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	(二二〇)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二三五)
吕大郎还金完骨肉	(二五一)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二六〇)
唐解元玩世出奇	(二六八)
女秀才移花接木	(二七五)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	(二九四)
逞钱多白丁横带	(三〇六)
俗语、名句索引	(三一六)



滕大尹鬼断家私

玉树庭前诸谢，紫荆花下三田。塤（xūn）篪（chí）和好弟兄贤，
父母心中欢忭（biàn）。多少争财竞产，同根苦自相煎。相持鹬蚌枉垂涎，
落得渔人取便。

这首词名为《西江月》，是劝人家弟兄和睦的。且说如今三教经典，都是教人为善的。儒教有十三经、六经、五经，释教有诸品大藏金经，道教有《南华冲虚经》及诸品藏经，盈箱满案，千言万语，看来都是赘疣。依我说，要要做好人，只消个两字经，是“孝”“弟”两个字。那“两字经”中，又只消理会一个字，是个“孝”字。假如孝顺父母的，见父母所爱者，亦爱之；父母所敬者，亦敬之；何况兄弟行中，同气连枝，想到父母身上去，那有不和不睦之理？就是家私田产，总是父母挣来的，分什么尔我？较什么肥瘠？假如你生于穷汉之家，分文没得承受，少不得自家挽起眉毛，挣扎过活。见成有田有地，兀自争多嫌寡，动不动推说爹娘偏爱，分受不均。那爹娘在九泉之下，他心上必然不乐。此岂是孝子所为？所以古人说得好，道是“难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怎么是“难得者兄弟”？且说人生在世，至亲的莫如爹娘，爹娘养下我来时节，极早已是壮年了，况且爹娘怎守得我同去？也只好半世相处。再说至爱的莫如夫妇，白头相守，极是长久的了。然未做亲以前，你张我李，各门各户，也空着幼年一段。只有兄弟们，生于一家，从幼相随到老。有事共商，有难共救，真像手足一般，何等情谊！譬如良田美产，今日弃了，明日又可挣得来的；若失了个弟兄，分明割了一手，折了一足，乃终身缺陷。说到此地，岂不是“难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若是为田地上，坏了手足亲情，到不如穷汉赤光光没得承受，反为干净，省了许多是非口舌。

如今在下说一节国朝的故事，乃是“滕大尹鬼断家私”。这节故事，是劝人重义轻财，休忘了“孝”“弟”“两字经”。看官们或是有弟兄没弟兄，都不关在下之事，各人自去摸着心头，学好做人便了。正是：

善人听说心中刺，恶人听说耳边风。





话说国朝永乐年间，北直顺天府香河县，有个倪太守，双名守谦，字益之，家累千金，肥田美宅。夫人陈氏，单生一子，名曰善继。长大婚娶之后，陈夫人身故。倪太守罢官鰥居，虽然年老，只落得精神健旺。凡收租、放债之事，件件关心，不肯安闲享用。其年七十九岁，倪善继对老子说道：“‘人生七十古来稀’。父亲今年七十九，明年八十齐头了，何不把家事交卸与孩儿掌管，吃些现成茶饭，岂不为美？”老子摇着头，说出几句道：“在一日，管一日。替你心，替你力，挣些利钱穿共吃。直待两脚壁立直，那时不关我事得。”

每年十月间，倪太守亲往庄上收租，整月的住下。庄户人家，肥鸡美酒，尽他受用。那一年，又去住了几日。偶然一日，午后无事，绕庄闲步，观看野景。忽然见一个女子同着一个白发婆婆，向溪边石上捣衣。那女子虽然村庄打扮，颇有几分姿色：

发同漆黑，眼若波明。纤纤十指似裁葱，曲曲双眉如抹黛。随常布帛，俏身躯赛着绫罗；点景野花，美丰仪不须钗钿。五短身材偏有趣，二八年纪正当时。

倪太守老兴勃发，看得呆了。那女子捣衣已毕，随着老婆婆而走。那老儿留心观看，只见他走过数家，进一个小小白篱笆门内去了。倪太守连忙转身，唤管庄的来，对他说如此如此，教他访那女子跟脚。“曾否许人？若是没有人家时，我要娶他为妾，未知他肯否？”管庄的巴不得奉承家主，领命便走。

原来那女子姓梅，父亲也是个府学秀才。因幼年父母双亡，在外婆身边居住。年一十七岁，尚未许人。管庄的访得的实了，就与那老婆婆说：“我家老爷见你孙女儿生得齐整，意欲聘为偏房。虽说是做小，老奶奶去世已久，上面并无人拘管。嫁得成时，丰衣足食，自不须说；连你老人家年常衣服、茶、米，都是我家照顾，临终还得个好断送，只怕你老人家没福。”老婆婆听得花锦似一片说话，即时依允。也是姻缘前定，一说便成。管庄的回覆了倪太守，太守大喜。讲定财礼，讨皇历看个吉日，又恐儿子阻挡，就在庄上行聘，庄上做亲。成亲之后，一老一少，端的好看！有《西江月》为证：

一个乌纱白发，一个绿鬓红妆。枯藤缠树嫩花香，好似奶公相傍。

一个心中凄楚，一个暗地惊慌。只愁那话忒郎当，双手扶持不上。

当夜倪太守抖擞精神，勾消了姻缘簿上。真个是：

恩爱莫忘今夜好，风光不减少年时。



过了三朝，唤个轿子，抬那梅氏回宅，与儿子、媳妇相见。阖宅男女，都来磕头，称为“小奶奶”。倪太守把些布帛赏与众人，各各欢喜。只有那倪善继心中不美，面前虽不言语，背后夫妻两口儿议论道：“这老人忒没正经！一把年纪，风灯之烛，做事也须料个前后。知道五年十年在世？却去干这样不了不当的事！讨这花枝般的女儿，自家也得精神对付他，终不然担误他在那里，有名无实。还有一件，多少人家老汉身边有了少妇，支持不过；那少妇熬不得，走了野路，出乖露丑，为家门之玷。还有一件，那少妇跟随老汉，分明似出外度荒年一般，等得年时成熟，他便去了。平时偷短偷长，做下私房，东三西四的寄开；又撒娇撒痴，要汉子制办衣饰与他；到得树倒鸟飞时节，他便颠倒嫁人，一包儿收拾去受用。这是木中之蠹，米中之虫。人家有了这般人，最损元气的。”又说道：“这女子娇模娇样，好像个妓女，全没有良家体段，看来是个做声分的头儿，擒老公的太岁。在咱爹身边，只该半妾半婢，叫声‘姨姐’，后日还有个退步。可笑咱爹不明，就叫众人唤他做‘小奶奶’，难道要咱们叫他娘不成？咱们只不作准他，莫要奉承透了，讨他做大做强起来，明日咱们颠倒受他呕气。”夫妻二人，唧唧啾啾，说个不了。早有多嘴的，传话出来。倪太守知道了，虽然不乐，却也藏在肚里。幸得那梅氏秉性温良，事上接下，一团和气，众人也都相安。

过了两个月，梅氏得了身孕，瞒着众人，只有老公知道。一日三，三日九，捱到十月满足，生下一个小孩儿出来，举家大惊。这日正是九月九日，乳名取做重阳儿。到十一日，就是倪太守生日，这年恰好八十岁了。贺客盈门，倪太守开筵管待。一来为寿诞，二来小孩儿三朝，就当个汤饼之会。众宾客道：“老先生高年，又新添个小令郎，足见血气不衰，乃上寿之征也。”倪太守大喜。倪善继背后又说道：“男子六十而精绝，况是八十岁了，那见枯树上生出花来？这孩子不知那里来的杂种，决不是咱爹嫡血，我断然不认他做兄弟！”老子又晓得了，也藏在肚里。

光阴似箭，不觉又是一年。重阳儿周岁，整备做晬盘故事。里亲外眷，又来作贺。倪善继到走了出门，不来陪客。老子已知其意，也不去寻他回来，自己陪着诸亲，吃了一日酒。虽然口中不语，心内未免有些不足之意。自古道：“子孝父心宽。”那倪善继平日做人，又贪又狠。一心只怕小孩子长大起来，分了他一股家私，所以不肯认做兄弟。预先捏恶话谣言，日后好摆布他母子。那



倪太守是读书做官的人，这个关窍怎不明白？只恨自家老了，等不及重阳儿成人长大，日后少不得要在大儿子手里讨针线，今日与他结不得冤家，只索忍耐。看了这点小孩子，好生痛他；又看了梅氏小小年纪，好生怜他。常时想一会，闷一会，恼一会，又懊悔一会。

再过四年，小孩子长成五岁。老子见他伶俐，又忒会顽耍，要送他馆中上学。取个学名，哥哥叫善继，他就叫善述。拣个好日，备了果酒，领他去拜师父。那师父就是倪太守请在家里教孙儿的，小叔侄两个同馆上学，两得其便。谁知倪善继与做爹的不是一条心肠。他见那孩子取名善述，与己排行，先自不像意了。又与他儿子同学读书，到要儿子叫他叔叔，从小叫惯了，后来就被他欺压；不如唤了儿子出来，另从个师父罢。当日将儿子唤出，只推有病，连日不到馆中。倪太守初时只道是真病。过了几日，只听得师父说“大令郎另聘了个先生，分做两个学堂，不知何意？”倪太守不听犹可，听了此言，不觉大怒，就要寻大儿子问其缘故。又想到“天生恁般逆种，与他说也没干，由他罢了！”含了一口闷气，回到房中，偶然脚慢，绊着门槛一跌。梅氏慌忙扶起，搀到醉翁床上坐下，已自不省人事。急请医生来看，医生说是中风。忙取姜汤灌醒，扶他上床。虽然心下清爽，却满身麻木，动弹不得。梅氏坐在床头，煎汤煎药，殷勤伏侍，连进几服，全无功效。医生切脉道“只好延捱日子，不能全愈了。”倪善继闻知，也来看觑了几遍。见老子病势沉重，料是不起，便呼么喝六，打撞骂仆，预先装出家主公的架子来。老子听得，愈加烦恼。梅氏只得啼哭，连小学生也不去上学，留在房中相伴老子。

倪太守自知病笃，唤大儿子到面前，取出簿子一本，家中田地、屋宅及人头帐目总数，都在上面，分付道“善述年方五岁，衣服尚要人照管；梅氏又年少，也未必能管家。若分家私与他，也是枉然，如今尽数交付与你。倘或善述日后长大成人，你可看做爹的面上，替他娶房媳妇，分他小屋一所，良田五六十亩，勿令饥寒足矣。这段话，我都写绝在家私簿上，就当分家，把与你做个执照。梅氏若愿嫁人，听从其便；倘肯守着儿子度日，也莫强他。我死之后，你一一依我言语，这便是孝子，我在九泉，亦得瞑目。”倪善继把簿子揭开一看，果然开得细，写得明，满脸堆下笑来，连声应道“爹休忧虑，恁儿一一依爹分付便了。”抱了家私簿子，欣然而去。

梅氏见他走得远了，两眼垂泪，指着那孩子道“这个小冤家，难道不是你



嫡血？你却和盘托出，都把与大儿子了，教我母子两口，异日把什么过活？”倪太守道 “你有所不知，我看善继不是个良善之人，若将家私平分了，连这孩子的性命也难保；不如都把他，像了他意，再无妒忌。”梅氏又哭道 “虽然如此，自古道 ‘子无嫡庶’，忒杀厚薄不均，被人笑话。”倪太守道 “我也顾他不得了。你年纪正小，趁我未死，将孩子囑付善继。待我去世后，多则一年，小则半载，尽你心中，拣择个好头脑，自去图下半世受用，莫要在他们身边讨气吃。”梅氏道 “说那里话！奴家也是儒门之女，妇人从一而终；况又有了这小孩儿，怎割舍得抛他？好歹要守在这孩子身边的。”倪太守道 “你果然肯守志终身么？莫要日久生悔。”梅氏就发起大誓来。倪太守道 “你若立志果坚，莫愁母子没得过活。”便向枕边摸出一件东西来，交与梅氏。梅氏初时只道又是一个家私簿子，却原来是一尺阔、三尺长的一个轴子。梅氏道 “要这小轴儿何用？”倪太守道 “这是我的行乐图，其中自有奥妙。你可悄地收藏，休露人目。直待孩子年长，善继不肯看顾他，你也只含藏于心。等得个贤明有司官来，你却将此轴去诉理，述我遗命，求他细细推详，自然有个处分，尽勾你母子二人受用。”梅氏收了轴子。

话休絮烦。倪太守又延了数日，一夜痰厥，叫唤不醒，呜呼哀哉死了，享年八十四岁。正是：

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日无常万事休。

早知九泉将不去，作家辛苦着何繇！

且说倪善继得了家私簿，又讨了各仓各库钥匙，每日只去查点家财杂物，那有功夫走到父亲房里问安。直等呜呼之后，梅氏差丫鬟去报知凶信，夫妻两口方才跑来，也哭了几声 “老爹爹”。没一个时辰，就转身去了，到委着梅氏守尸。幸得衣衾棺槨诸事都是预办下的，不要倪善继费心。殡殓成服后，梅氏和小孩子两口守着孝堂，早暮啼哭，寸步不离。善继只是点名应客，全无哀痛之意，七中便择日安葬。回丧之夜，就把梅氏房中倾箱倒篋，只怕父亲存下些私房银两在内。梅氏乖巧，恐怕收去了他的行乐图，把自己原嫁来的两只箱笼，到先开了，提出几件穿旧衣裳，教他夫妻两口检看。善继见他大意，到不来看了。夫妻两口儿乱了一回，自去了。梅氏思量苦切，放声大哭。那小孩子见亲娘如此，也哀哀哭个不住。恁般光景：

任是泥人应堕泪，从教铁汉也酸心。



次早，倪善继又唤个做屋匠来看这房子，要行重新改造，与自家儿子做亲。将梅氏母子搬到后园三间杂屋内栖身，只与他四脚小床一张，和几件粗台粗凳，连好家伙都没一件。原在房中伏侍有两个丫鬟，只拣大些的又唤去了，只留下十一二岁的小使女。每日是他厨下取饭，有菜没菜，都不照管。梅氏见不方便，索性讨些饭米，堆个土灶，自炊来吃。早晚做些针黹，买些小菜，将就度日。小学生到附在邻家上学，束脩都是梅氏自出。善继又屡次教妻子劝梅氏嫁人，又寻媒妁与他说亲，见梅氏誓死不从，只得罢了。因梅氏十分忍耐，凡事不言不语，所以善继虽然凶狠，也不将他母子放在心上。

光阴似箭，善述不觉长成一十四岁。原来梅氏平生谨慎，从前之事，在儿子面前一字也不提。只怕娃子家口滑，引出是非，无益有损。守得一十四岁时，他胸中渐渐泾渭分明，瞒他不得了。一日，向母亲讨件新绢衣穿，梅氏回他：“没钱买得。”善述道：“我爹做过太守，止生我弟兄两人。见今哥哥恁般富贵，我要一件衣服，就不能够了，是怎地？既娘没钱时，我自与哥哥要去。”说罢就走。梅氏一把扯住道：“我儿，一件绢衣，值甚大事，也去开口求人。常言道：‘惜福积福’、‘小来穿线，大来穿绢’。若小时穿了绢，到大来线也没得穿了。再过两年，等你读书进步，做娘的情愿卖身来做衣服与你穿着。你那哥哥不是好惹的，缠他什么！”善述道：“娘说得是。”口虽答应，心下不以为然。想着：“我父亲万贯家私，少不得兄弟两个大家分受。我又不是随娘晚嫁拖来的油瓶，怎么我哥哥全不看顾？娘又是恁般说，终不然一匹绢儿，没有我分，直待娘卖身来做与我穿着，这话好生奇怪！哥哥又不是吃人的虎，怕他怎的？”心生一计，瞒了母亲，径到大宅里去。寻见了哥哥，叫声“作揖”。善继到吃了一惊，问他“来做什么？”善述道：“我是个缙绅子弟，身上褴褛，被人耻笑。特来寻哥哥讨匹绢去做衣服穿。”善继道：“你要衣服穿，自与娘讨。”善述道：“老爹爹爹家私，是哥哥管，不是娘管。”善继听说“家私”二字，题目来得大了，便红着脸问道：“这句话，是那个教你说的？你今日来讨衣服穿，还是来争家私？”善述道：“家私少不得有日分析，今日先要件衣服装装体面。”善继道：“你这般野种，要什么体面！老爹爹纵有万贯家私，自有嫡子嫡孙，干你野种屁事！你今日是听了甚人撺掇，到此讨野火吃？莫要惹着我性子，教你母子二人无安身之处！”善述道：“一般是老爹爹所生，怎么我是野种？惹着你性子便怎地？难道谋害了我娘儿两个，你就独占了家私不成？”善继大怒，骂道：“小畜生，敢



挺撞我!”牵住他衣袖儿，捻起拳头，一连七八个栗暴，打得头皮都青肿了。善述挣脱了，一道烟走出，哀哀的哭到母亲面前来，一五一十，备细述与母亲知道。梅氏抱怨道 “我教你莫去惹事，你不听教训，打得你好!”口里虽如此说，扯着青布衫，替他摩那头上肿处，不觉两泪交流。有诗为证：

少年嫠妇拥遗孤，食薄衣单百事无。

只为家庭缺孝友，同枝一树判荣枯。

梅氏左思右量，恐怕善继藏怒，到遣使女进去致意，说小学生不晓世事，冲撞长兄，招个不是。善继兀自怒气不息。次日侵早，邀几个族人在家，取出父亲亲笔分关，请梅氏母子到来，公同看了，便道 “尊亲长在上，不是善继不肯养他母子，要撵他出去。只因善述昨日与我争取家私，发许多说话，诚恐日后长大，说话一发多了，今日分析他母子出外居住。东庄住房一所，田五十八亩，都是遵依老爹爹遗命，毫不敢自专，伏乞尊亲长作证。”这伙亲族，平昔晓得善继做人利害，又且父亲亲笔遗嘱，那个还肯多嘴做闲冤家？都将好看的话儿来说。那奉承善继的说道 “‘千金难买亡人笔。’照依分关，再没说了。”就是那可怜善述母子的，也只说道 “‘男子不吃分时饭，女子不着嫁时衣。’多少白手成家的，如今有屋住，有田种，不算没根基了，只要自去挣持。得粥莫嫌薄，各人自有个命在。”

梅氏料道在园屋居住，不是了日，只得听凭分析，同孩儿谢了众亲长，拜别了祠堂，辞了善继夫妇，教人搬了几件旧家伙和那原嫁来的两只箱笼，雇了牲口骑坐，来到东庄屋内。只见荒草满地，屋瓦稀疏，是多年不修整的。上漏下湿，怎生住得？将就打扫一两间，安顿床铺。唤庄户来问时，道 “这五十八亩田，都是最下不堪的：大熟之年，一半收成还不能勾；若荒年，只好赔粮。”梅氏只叫得苦。到是小学生有智，对母亲道 “我弟兄两个，都是老爹爹亲生，为何分关上如此偏向？其中必有缘故。莫非不是老爹爹亲笔？自古道 ‘家私不论尊卑。’母亲何不告官申理？厚薄凭官府判断，到无怨心。”梅氏被孩儿提起线索，便将十来年隐下衷情，都说出来，道 “我儿休疑分关之语，这正是你父亲之笔。他道你年小，恐怕被做哥的暗算，所以把家私都判与他，以安其心。临终之日，只与我行乐图一轴，再三嘱咐 ‘其中含藏哑谜，直待贤明有司在任，送他详审，包你母子两口有得过活，不致贫苦。’”善述道 “既有此事，何不早说！行乐图在那里？快取来与孩儿一看。”梅氏开了箱儿，取出一个布包



来。解开包袱，里面又有一重油纸封裹着。拆了封，展开那一尺阔、三尺长的小轴儿，挂在椅上，母子一齐下拜。梅氏通陈道 “村庄香烛不便，乞恕褻慢。”善述拜罢，起来仔细看时，乃是一个坐像，乌纱白发，画得丰采如生。怀中抱着婴儿，一只手指着地下。揣摩了半晌，全然不解。只得依旧收卷包藏，心下好生烦闷。

过了数日，善述到前村要访个师父讲解。偶从关王庙前经过，只见一伙村人抬着猪羊大礼，祭赛关圣。善述立住脚头看时，又见一个过路的老者，拄了一根竹杖，也来闲看，问着众人道 “你们今日为甚赛神？”众人道 “我们遭了屈官司，幸赖官府明白，断明了这公事。向日许下神道愿心，今日特来拜偿。”老者道 “什么屈官司？怎生断的？”内中一人道 “本县向奉上司明文，十家为甲。小人是甲首，叫做成大。同甲中，有个赵裁，是第一手针线，常在人家做夜作，整几日不归家的。忽一日出去了，月馀不归。老婆刘氏央人四下寻觅，并无踪迹。又过了数日，河内浮出一个尸首，头都打破的，地方报与官府。有人认出衣服，正是那赵裁。赵裁出门前一日，曾与小人酒后争句闲话，一时发怒，打到他家，毁了他几件家私，这是有的。谁知他老婆把这桩人命告了小人。前任漆知县，听信一面之词，将小人问成死罪；同甲不行举首，连累他们都有了罪名。小人无处伸冤，在狱三载。幸遇新任滕爷，他虽乡科出身，甚是明白。小人因他熟审时节，哭诉其冤，他也疑惑道 ‘酒后争嚷，不是大仇，怎的就谋他一命？’准了小人状词，出牌拘人覆审。滕爷一眼看着赵裁的老婆，千不说，万不说，开口便问他 ‘曾否再醮？’刘氏道 ‘家贫难守，已嫁人了。’又问：‘嫁的甚人？’刘氏道 ‘是班辈的裁缝，叫沈八汉。’滕爷当时飞拿沈八汉来，问道 ‘你几时娶这妇人？’八汉道 ‘他丈夫死了一个多月，小人方才娶回。’滕爷道 ‘何人为媒？用何聘礼？’八汉道 ‘赵裁存日，曾借用过小人七八两银子，小人闻得赵裁死信，走到他家探问，就便催取这银子。那刘氏没得抵偿，情愿将身许嫁小人，准折这银两，其实不曾央媒。’滕爷又问道 ‘你做手艺的人，那里来这七八两银子？’八汉道 ‘是陆续凑与他的。’滕爷把纸笔教他细开逐次借银数目。八汉开了出来，或米或银共十三次，凑成七两八钱之数。滕爷看罢，大喝道 ‘赵裁是你打死的，如何妄陷平人？’便用夹棍夹起。八汉还不肯认。滕爷道 ‘我说出情弊，教你心服：既然放本盘利，难道再没有第二个人托得，恰好都借与赵裁？必是平昔间与他妻子有奸，赵裁贪你东西，知情故纵。



以后想做长久夫妻，便谋死了赵裁。却又教导那妇人告状，捻在成大身上。今日你开帐的字，与旧时状纸笔迹相同，这人命不是你是谁？’再教把妇人拶（zǎn）指，要他承招。刘氏听见滕爷言语，句句合拍，分明鬼谷先师一般，魂都惊散了，怎敢抵赖。拶子套上，便承认了。八汉只得也招了。原来八汉起初与刘氏密地相好，人都不知。后来往来勤了，赵裁怕人眼目，渐有隔绝之意。八汉私与刘氏商量，要谋死赵裁，与他做夫妻。刘氏不肯。八汉乘赵裁在人家做生活回来，哄他店上吃得烂醉，行到河边，将他推倒，用石块打破脑门，沉尸河底。只等事冷，便娶那妇人回去。后因尸骸浮起，被人认出，八汉闻得小人有争嚷之隙，却去唆那妇人告状。那妇人直待嫁后，方知丈夫是八汉谋死的；既做了夫妻，便不言语。却被滕爷审出真情，将他夫妻抵罪，释放小人宁家。多承列位亲邻斗出公分，替小人赛神。老翁，你道有这般冤事么？”老者道：“恁般贤明官府，真个难遇！本县百姓有幸了。”

倪善述听在肚里，便回家学与母亲知道，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有恁地好官府，不将行乐图去告诉，更待何时？”母子商议已定。打听了放告日期，梅氏起个黑早，领着十四岁的儿子，带了轴儿，来到县中叫喊。大尹见没有状词，只有一个小小轴儿，甚是奇怪，问其缘故。梅氏将倪善继平昔所为，及老子临终遗嘱，备细说了。滕知县收了轴子，教他且去，“待我进衙细看。”正是：

一幅画图藏哑谜，千金家事仗搜寻。

只因婪妇孤儿苦，费尽神明大尹心。

不题梅氏母子回家。且说滕大尹放告已毕，退归私衙，取那一尺阔、三尺长的小轴看，是倪太守行乐图：一手抱个婴孩，一手指着地下。推详了半日，想道：“这个婴孩就是倪善述，不消说了；那一手指地，莫非要有司官念他地下之情，替他出力么？”又想道：“他既有亲笔分关，官府也难做主了。他说轴中含藏哑谜，必然还有个道理。若我断不出此事，枉自聪明一世。”每日退堂，便将画图展玩，千思万想。如此数日，只是不解。

也是这事合当明白，自然生出机会来。一日午饭后，又去看那轴子。丫鬟送茶来吃，将一手去接茶瓿，偶然失挫，泼了些茶，把轴子沾湿了。滕大尹放了茶瓿，走向阶前，双手扯开轴子，就日色晒干。忽然，日光中照见轴子里面有些字影，滕知县心疑，揭开看时，乃是一幅字纸，托在画上，正是倪太守遗笔。上面写道：



老夫官居五马，寿逾八旬。死在旦夕，亦无所恨。但孽子善述，年方周岁，急未成立。嫡善继素缺孝友，日后恐为所戕。新置大宅二所及一切田产，悉以授继。惟左偏旧小屋，可分与述。此屋虽小，室中左壁埋银五千，作五坛；右壁埋银五千，金一千，作六坛，可以准田园之额。后有贤明有司主断者，述儿奉酬白金三百两。八十一翁倪守谦亲笔。年月日押。

原来这行乐图，是倪太守八十一岁上与小孩子做周岁时，预先做下的。古人云“知子莫若父。”信不虚也。滕大尹最有机变的人，看见开着许多金银，未免垂涎之意。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差人密拿倪善继来见我，自有话说。”

却说倪善继独占家私，心满意足，日日在家中快乐。忽见县差奉着手批拘唤，时刻不容停留，善继推阻不得，只得相随到县。正直大尹升堂理事，差人禀道“倪善继已拿到了。”大尹唤到案前，问道“你就是倪太守的长子么？”善继应道“小人正是。”大尹道“你庶母梅氏有状告你，说你逐母逐弟，占产占房，此事真么？”倪善继道“庶弟善述，在小人身边，从幼抚养大的。近日他母子自要分居，小人并不曾逐他。其家财一节，都是父亲临终亲笔分析定的，小人并不敢有违。”大尹道“你父亲亲笔在那里？”善继道“见在家中，容小人取来呈览。”大尹道“他状词内告有家财万贯，非同小可；遗笔真伪，也未可知。念你是缙绅之后，且不难为你。明日可唤齐梅氏母子，我亲到你家查阅家私。若厚薄果然不均，自有公道，难以私情而论。”喝教皂快押出善继，就去拘集梅氏母子，明日一同听审。公差得了善继的东道，放他回家去讠，自往东庄拘人去了。

再说善继听见官府口气利害，好生惊恐。论起家私，其实全未分析，单单持着父亲分关执照，千钧之力，须要亲族见证方好。连夜将银两分送三党亲长，嘱托他次早都到家来。若官府问及遗笔一事，求他同声相助。这伙三党之亲，自从倪太守亡后，从不曾见善继一盘一盒，岁时也不曾酒杯相及。今日大块银子送来，正是“闲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各各暗笑，落得受了买东西吃。明日见官，旁观动静，再作区处。时人有诗云：

休嫌庶母妄兴词，自是为兄意太私。

今日将银买三党，何如匹绢赠孤儿？

且说梅氏见县差拘唤，已知县主与他作主。过了一夜，次日侵早，母子二



人，先到县中去见滕大尹。大尹道：“怜你孤儿寡妇，自然该替你说法。但闻得善继执得有亡父亲笔分关，这怎么处？”梅氏道：“分关虽写得有，却是保全孩子之计，非出亡夫本心。恩相只看家私簿上数目，自然明白。”大尹道：“‘清官难断家事。’我如今管你母子一生衣食充足，你也休做十分大望。”梅氏谢道：“若得免于饥寒足矣，岂望与善继同作富家郎乎？”滕大尹分付梅氏母子：“先到善继家伺候。”

倪善继早已打扫厅堂，堂上设一把虎皮交椅，焚起一炉好香。一面催请亲族“早来守候。”梅氏和善述到来，见十亲九眷都在眼前，一一相见了，也不免说几句求情的话儿。善继虽然一肚子恼怒，此时也不好发泄。各各暗自打点见官的说话。

等不多时，只听得远远喝道之声，料是县主来了。善继整顿衣帽迎接。亲族中年长知事的，准备上前见官；其幼辈怕事的，都站在照壁背后张望，打探消耗。只见一对对执事两班排立，后面青罗伞下，盖着有才有智的滕大尹。到得倪家门首，执事跪下，吆喝一声。梅氏和倪家兄弟，都一齐跪下来迎接。门子喝声“起去！”轿夫停了五山屏风轿子，滕大尹不慌不忙，踱下轿来。将欲进门，忽然对着空中，连连打恭；口里应对，恰像有主人相迎的一般。众人都吃惊，看他做甚模样。只见滕大尹一路揖让，直到堂中，连作数揖，口中叙许多寒温的言语。先向朝南的虎皮交椅上打个恭，恰像有人看坐的一般；连忙转身，就拖一把交椅，朝北主位排下；又向空再三谦让，方才上坐。众人看他见神见鬼的模样，不敢上前，都两旁站立呆看。只见滕大尹在上坐拱揖，开谈道：“令夫人将家产事告到晚生手里，此事端的如何？”说罢，便作倾听之状。良久，乃摇首吐舌道：“长公子太不良了。”静听一会，又自说道：“教次公子何以存活？”停一会，又说道：“右偏小屋，有何活计？”又连声道：“领教，领教。”又停一时，说道：“这项也交付次公子？晚生都领命了。”少停，又拱揖道：“晚生怎敢当此厚惠？”推逊了多时，又道：“既承尊命恳切，晚生勉领，便给批照与次公子收执。”乃起身，又连作数揖，口称：“晚生便去。”众人都看得呆了。

只见滕大尹立起身来，东看西看，问道：“倪爷那里去了？”门子禀道：“没见什么倪爷。”滕大尹道：“有此怪事？”唤善继问道：“方才令尊老先生，亲在门外相迎，与我対坐了，讲这半日说话，你们谅必都听见的。”善继道：“小人不曾听见。”滕大尹道：“方才长长的身儿，瘦瘦的脸儿，高颧骨，细眼睛，长